

# 禮多人也怪

曹志源

## ——三十年海外見聞雜感之二

### 因小失大豈可不慎

中國有「因小失大」和「小不忍則亂大謀」這些成語警箴，都是人們經驗之談，教人注意小處。又有「不以善小而不為」，「不以惡小而為之」，則說明「小」有善惡之分，不可因小而不辨。蔣廷黻博士任駐美大使時，民國五十二年元月二日，因華僑國籍問題談話，引起國內外若干誤會批評。他要我替他代擬一個聲明，駁斥某些華文報刊和東南亞許多所謂愛國僑領的言論。我在用字上不够謹嚴，曾蒙他指點修正。雖僅數字之易，但因問題關鍵所在，風雷所及，效果全異。

他為此還告訴我一個幾乎「因小失大」的外交掌故。當他任駐聯合國全權代表，主持控蘇案時，要提出有力事實證據、文件等證明蘇聯戰後違約侵略我國行為。經從國內調派大批專家到紐約，日以繼夜地分析研究整理翻譯，自不免忙中有錯。提出的許多指控文件中，有一敘述蘇軍在我東北重大違約行為的日期原為一九四六年「二月二十一日」，而翻譯人員手抄時誤為「二月三十一日」，雖經各級負責人一再核閱，均未發現。替蔣氏英文文件打字的小姐膽正該文件時

，赫然發現二月沒有三十一日，乃持稿去叩詢蔣氏是否有錯。蔣氏為之大驚失色，認為若不是該打字員發現，而照錯打成正式控告文件，向聯合國會員國分發後，被蘇聯代表發現，一字之訛，即可據以否認我方所有一切指控，那不是「全」功盡棄嗎？因之，對該小姐之謹慎警覺，大為感激嘉許，乃通告同仁，予以重賞。並曉示同仁應從此事中取得教訓，不可「小不察而誤大事」。

### 臺灣進步實在驚人

中華民國近三十年來在臺灣推進民主，發展經濟，各方面都有驚人進步和改變，已為世人所公認。由於這些進步，使海外僑胞都感到光榮，而爭取機會回國觀光，或參加國慶等等。筆者識一人，原為某聞人家僕，十餘年前經筆者協助來美當廚子，頗有積蓄，乃作衣錦榮歸，物色妻室之計。適有華僑組團返國參加國慶，渠報名參加，惟因事不克隨團出發。他一人獨行到東京後，本應轉機飛臺，不知何以跟着人羣上錯了飛機（因他只讀過初小，不會講英文），也沒有被查票小姐注意。當他正興奮地準備在臺北降落，去尋親訪舊，心中充滿了各種近鄉情怯之感時，飛機業已着地。他提着行李，走出機坪，隨即發現「

臺北」的改變確是很大，連商店招牌上的中文字眼都有些特別，與十多年前離臺時的松山機場完全不同了，也沒有看到僑務服務人員。但他依稀記得方向，摸索著走出了機場，想叫計程車去他的親戚家。計程車司機居然聽不懂他的話，他也聽不懂司機的話。他心中想，臺北的變化實在是太大了，連講話都變了腔調。不過人民的長相倒還是差不多的，依舊是黃皮黑髮。如是他照他記憶中的方向想走出機場再說，却越走越不對勁，街上居然沒有一個人聽得懂他的話，商店的伙計們也不理會他，他才有些着慌了。看到一個穿制服好像是警察的人，於是向他招手說：「警察先生！這到底是那裏？是臺北嗎？……」警察也不知道他在說什麼，但判斷他是中國人，乃帶他到附近一中餐館，有人說中國話，才知道這裏原來是韓國漢城。總算經過餐館中國人之助找到航空公司，去機場搭上飛臺北的飛機。隨即受到僑務當局的招待，住進了賓館，坐頭排參觀閱兵，還參加了總統署名招待僑領的盛大酒會。感受到祖國的溫暖，同時也解決了婚姻問題。這是他親口告訴我的奧得賽。也說明祖國的重要與進步的驚人。

### 兩件暗殺接踵而至

美國甘迺迪總統任內，越戰升高，使美軍陷入叢林泥淖，進退兩難。當時越南總統吳廷琰以未完全聽命於美國，為美國所忌，終於一九六三年秋，為美國中央情報局人員所殺害。根據後來紐約時報所發表的國防機密文件，知道此一暗殺計劃，事先是經過甘迺迪總統親自批准的。

吳廷琰早年從事越南獨立運動也是經過不少艱辛的。筆者曾聽華府友人和大使館的老同事說，吳氏在二次大戰結束前，即越南獨立前，還是一個沒沒無聞的越南難民，到處流浪，無人理睬。到華府時，以貧困無依，乃以天主教教友身份，曾蒙我于斌主教和毛神父之垂憐，讓他在中國大使館附近R街的天主教文化中心免費食宿，這也是于主教對越南獨立運動同情的表現。吳氏也便以該中心為基地，單槍匹馬，穿着一件破爛的越南短袍，到處拜會宣傳，爭取支持。據說也常到我大使館走動走動。憑他那時的聲勢，是很難有機會見到大使一談的，多半是與門房車伕們聊聊，或找一個二等或三等秘書談談，已屬不易。來的次數多了，認識較熟的人便開始叫他「老吳」或「小吳」而不了了。也有人以奚落的態度叫他「吳大總統」或「吳總理」、「吳部長」、「吳大使」的。良以其獨立運動如獲成功，渠或可得上述官銜之一，但是無人以為可能。想不到戰後越局轉變，「老吳」因緣時會，真的混到了「總理」而後「總統」的職位，風光一時。

而我政府戲亂失敗，撤退來臺，國際地位慘落，外交上漸趨孤立，爭取與國，不遺餘力。尤對立場反共的國家，特別重視，越南便順理成章

地成了我國好友。而主政的吳廷琰，更是炙手可熱的寵兒，被邀請來臺訪問時，待以元首國賓之禮；國宴時，與二次大戰中的羅斯福、邱吉爾同為世界巨人的我先總統蔣公平平而坐。有過去曾在華府叫他「老吳」的某君那時也適在臺，特去圓山飯店求見，把酒敘舊，不勝唏噓。「老吳」固不可一世，而某君則深悔當年沒有好好予以禮遇照顧，多請他吃頓飯，否則，中華民國駐越大使之職，「非我其誰？」然命運之神殊不可測，曾幾何時，老吳的權勢榮華，有如曇花一現，且以不容於美國當局，死於非命，國亡家破，慘絕人寰。而批准殺吳之甘迺迪總統，於吳死後一月，亦遭暗殺，成為歷史懸案，世事之巧合玄妙有如此者，豈真有因果報應乎？余不免擲筆三嘆也！

### 團隊精神談何容易

近代外交關係複雜，除傳統性的宮廷外交着重與駐在國當權執政的人物關係外，還有政治、軍事、經濟、文化、宣傳、商務、僑務甚至科技。各方面在國內的主管部會，也都是爭取擴大業務，派人駐外。人一多，自然便不免良莠不齊，觀念不一，加上彼此嫉妬、競爭，造成糾葛。但站在國家立場，與外國政府交涉，自然應該有統一的原則和政策，不可我行我素。駐外單位，理應由大使全權總攬，指揮監督才是。但有的大使懦弱無能，或聲望不夠，其他單位常不把他放在眼裏，凡事直接向國內主管部會呈報，置大使於不顧，造成分庭抗禮的散沙局面，貽笑外邦。

葉公超大使到華府後，力圖加強統一指揮，

除將經濟、文化各單位搬入麻省大道使館辦公外，並欲對三軍武官和國防部採購團等加以節制。曾於一次聯席會議中說，他於外交部專任內訪問各國時，常有我大使以我軍方代表不馴為慮抱怨。謂軍方代表常提醒外交部駐外人員稱：「在臺北到底是國防部的辦公大樓高呢？還是外交部的？你們外交部的人憑何指揮我們國防部呢？」葉大使嚴肅鄭重地當着好幾位在座的將軍說：「我們今天不是比辦公大樓高低大小的時候，……我們要協調合作，發揮團隊精神，我是大使，是代表總統，不是代表外交部……希望大家合作。……」爾後葉氏任內，確曾表現出一股朝氣和團隊精神，分庭抗禮之事絕無僅有。

這種分庭抗禮的情形，也不是我國特產，各國包括美國也是一樣。美國駐外機構較我多，也常聯繫不夠。有時CIA駐外人員的情報已到了總統的桌上，國防部長、國務卿還在鼓裏；有時三軍武官的報告已透過五角大廈的通訊網到了白宮，而國務卿毫無所知。經援單位與駐在國政府所談的事，大使和經濟參事竟一事不知，使駐在國政府也十分為難，不知到底應該向誰接洽。所以戰後為加強各部會間之聯繫，減少不必要的競爭摩擦，國會通過了國家安全法案，在總統府成立一個NSC（國家安全會議），由總統、副總統、國務卿、國防、財政部長、中央情報局長等為當然出席者。同時使各部會駐外單位也要尊重大使（代表總統）的職權，加強聯繫。

### 病從口入禍從口出

這是人人皆知的兩句俗話，但其富有深奧哲理，人生經驗，即今日醫學和心理學的高深研究結果，也可詮釋和證實其正確性。過去在中國農村社會，因為醫藥衛生知識缺乏，又無冷凍防腐設備，許多食物，過時、甚至腐化後還在食用；時蔬水菓，寄生蟲病菌繁多，不經煮沸消毒殺蟲，常易傳染疾病，故傳統上強調熟食、熱飲，不像今日之作與冷飲涼食。這都是最起碼的人生常識。

近年醫學上發現每個人的血液、體質及消化能力不同，因之對食物的反應也有別。有的食物如牛奶、巧克力、魚蝦、雞蛋對你是可口的時饈和營養品，但對別人可能是殺人的毒物。因為他體內缺乏消化這些營養品的某種分泌。這也就是近代醫學所謂的食物敏感 (Allergy)。筆者初不置信，因個人對任何食物並無特殊敏感反應，能吃能喝，很少發生毛病。但養育三個兒女時，却顯然發現他們對某種食物的不適與敏感，嚴重者可使頭痛發燒，成為疾病，而為傳統醫師所不知。如小女不能喝牛奶，喝了兩、三杯便會發燒和流鼻涕，醫生總把她當感冒治，其實是對牛奶的敏感，不喝牛奶後，這「感冒」便很少發生了。她也不能吃巧克力，吃多了甚至會昏倒，也不能喝有色素的飲料，喝了嘴唇準會浮腫。……這都是先由我夫婦自己觀察得知，然後以最新敏感測驗儀器證實無誤的。有的人一生多病，治也治不好，恐怕便是有某種敏感而不自知，也不為醫師所知的原因，都可以從食物方面觀察發現，而加以節制，則皆大歡喜矣。

至於「禍從口出」，對於許多不「三思而而言」的人，確是常有的可能。尤其在沒有言論自由的國家，說話的人和聽話的人，彼此都沒有深度，不但常有「言之者無心，聽之者有意」，且無中生有，以訛傳訛；當國大臣，更有「一言辱國」甚至「一言喪邦」之事。故中外古今，戒人「多言」之箴諫特多，如「言多必失」，「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」，西諺也有「沉默是金」，「少說多聽」之句。故筆者曾在拙著「自強集」中提出：「說話要有分寸，而言得其時，言得其所，言得其人；言之有物，言必及義，言之成理。不要胡言亂語，言不對題，言之飄忽，言不由衷。：：佛蘭克林曾說：「一個人要想生活平安，必須說話有所保留，評判有所節制。」孔子也說過：「可與言，而不與之言，失人；不可與言，而與之言，失言。智者不失人，亦不失言。」都是富有哲理的經驗之談，值得每一個人深思牢記。

我認識一位太太，人很聰明，長相不惡，風度翩翩，氣質看起來也很高貴，就是口無遮攔。尤其當她興奮的時候，常會心直口快，語驚四座，造成尷尬而不自覺。我曾親見她在一次酒會中開玩笑，高聲地向圍觀的客人大談湖北人如何如何，而引述「天上九頭鳥，地下湖北佬……」一類的话，聽者哈哈在笑，她還自以為口才勝利，殊不知聽眾中有一位大使、一位作家都是「湖北佬」，他們正皺着眉頭在挨她的罵！又有幾次宴會中，她原本是在開玩笑說有關老處女和離婚者的趣聞，想不到坐在她身邊的人中，便有一位是老小姐，和一對離過婚的夫婦為之坐立不安。至

於她在公共場所挖苦笨拙的湖南驢子毛澤東的同鄉，以博他人一笑的事，更是家常便飯，成了習慣，而使我這驢子和其他在座的湘人，感到十分尷尬。但這還不算問題嚴重的一型，止於尷尬而已。嚴重的會洩漏國家機密，禍國殃民；或傷害他人自尊，結下深仇大恨；甚至以口舌沾禍，自貶身價，自毀前程，身陷囹圄。尼克遜總統因「水門」事件而丟官辱國，身敗名裂，基本原因也不過是說話不誠而已。所以，口舌實在是一種重要而又危險的器官，如何有效加以控制防衛，以免開口傷人，或為病菌入侵，可說是人生大事，不可忽視啊！

### 權力衝突勢高者勝

政治本身是一種權力的組合，而「權」與「位」似乎是分不開的。根據心理學家分析，人人都有「權力」和「佔有」慾望，因之，爭取「權」「位」是從政的人不可免的際遇。儘管權位有限，非盡人可得而致。因之也有人勉勵別人不要重視「權」「位」，那都是不合常情的欺人之談，不信，你看看那一個說那種話的本人，是不重視「權」「位」的呢？他講那話，只是希望你不要重視，他可是例外。不但重視，而且大多是緊抓「權」「位」不放的人。是以，爭「權」奪「位」的人一多，便免不了「衝突」、「鬭爭」。這也是政治的常態，不足為奇。

這種衝突鬭爭，可發生在政策、意見和思想觀念的不同上，也可能發生在純粹的「名」「利」上。政策一旦發生偏差，如不能及時糾正則合

，便會發生權力衝突。權大勢高者勝；權弱者必然不可久於其位的。中外古今，殆無例外。所以幹政治的人，倒是要把得失之心放開，否則，便不免痛苦纏身了。如卡特總統原任其黑人同鄉好友楊格 (Andrew Young) 為駐聯合國大使，楊同情巴游，私下與其駐聯合國觀察員來往，引起以色列抗議，旋即被撤職。又卡特國務卿范斯 (Cyrus Vance) 因先不同意，後在外批評卡特援救伊朗人質計劃，隨即被黜。雷根總統之罷黜海格國務卿亦然。還有，美國駐華大使莊萊德，也是因外蒙案與我政府「一鼻孔出氣」，被甘迺迪總統撤職。而且因莊氏對我太友善，離臺登機前，高呼「中華民國萬歲！」聲聞於白宮，甘氏隨即親書手令一件，飭國務院週知美國駐外人員，文曰：「作為美國總統，我自然高興和鼓勵美國駐外人員與駐在國相處融洽友善，以增進邦交。但請不要忘記，你是美國的外交代表，你應該以美國的利益為首要考慮！」

### 收送禮物見人器度

「禮多人不怪」，這是一句家喻戶曉的中國俗語，這是從人類純自私和貪吝的本性出發，所作的一種肯定。是以在中國人文觀念上，送禮是爭取他人好感，獲得幫助，解決困難的一種方法，似乎是值得鼓勵的事。但由於送禮的動機不同，以致使「禮」的意義成為問題，其功效和感受也因而不問。如禮是出於對友情、愛情、恩情、感情的關切或報答，不論多少、輕重、貴賤，都是高尚可感的。但如果是為了特定目的而送禮，

如存心巴結權勢，或蓄意賄賂官吏，便成了我國社會上所習稱的「紅包」，是違法和不正當的行為，應該避免。

所以有的國家，為了避免公事與私情混淆不清，特別制定法律予以規範，以免「紅包」的發生。記得五〇年代艾森豪總統任內，他的白宮主要助手，權重一時的亞當斯先生 (Sherman Adams) 接受了某大公司負責人贈送的一個價值五百元的音響設備，被記者揪出，輿論大嘩，隨即奉令辭職。詹遜任副總統時，也幾乎為了一個友人送的新式電唱機而下不了臺，幸經 F B I 調查證實與公務無關，確係友情，才平息下來。雷根總統第一任國家安全顧問艾倫，為安排日本某雜誌記者訪問總統夫人，代為接受一千元酬金，隨手放入保險櫃中，日久忘記，被 F B I 查出，雖自圓其說未被起訴，但報刊騰載，聲譽受損，政敵圍攻，亦不得不辭職。所以潔身自好的美國政要，對受禮特別小心。

記得六〇年代甘迺迪執政時，我國陳誠副總統訪美。美國知道我是禮義之邦，對友邦政要常送重禮，接受既怕犯法，拒收又怕得罪人，真是有「却之不恭，受之有愧」的難處。於是在陳誠還沒有啓程時，國務卿魯斯克特函我大使，切囑如陳氏為渠夫婦備禮時，請勿超過法律允許之廿五元價值以內之物。魯氏教授出身，故不失赤子之心，坦白可愛，算得是規規矩矩的公務人員。這事使我想起在國內住在我叔父家時，看到每逢年節，常有親友、同事和各界人士等帶點禮品送他。他也是絕不受禮，心領之餘，總是恭請送

禮人原物持返。有的人也許以為他是客氣，強不照辦而別，他便只有麻煩司機先生覓址奉還了。據他告我，以他當時在先總統蔣公身邊服務，參與密勿，認識的人太多太雜，有的是有交情，有的則別有目的，欲圖建立關係，總是以禮物進攻，一不小心入彀，便會被人利用，有虧職守，禍國殃民，故不得不從小處着手，謹慎將事。為了避免厚此薄彼，引人誤會，只好不論親疏，一律拒收禮物，也少參加宴會應酬。雖也有人批評他矯枉過正，但他自認一生堂堂正正，是很少有無懈可擊，也就是因為謹守做人治事的許多基本原則所致。使我曾為之非常感動，並獲得不少啓示。其實像魯斯克國務卿接收外國政要禮物，又不須出具收據，受了也不見得會出事，他之所以如此不苟，自然還是出於道德觀念，認為沒有受禮的原因，「無功受祿」已是缺德，「無由受禮」，不是更屬無聊嗎？

然而美國政要們却不是人人都有魯斯克的那種操守的。如甘迺迪夫人隨夫訪問衣索比亞時，衣王贈以價值數萬美元的極品豹皮大衣一件，按照法律，那是國家財產，在位時可以使用，去職時應繳還國庫，然而甘夫人却帶走了事，雖為報界批評，她也置若罔聞。尼克森任總統時，特意利用白宮嫻女，所收各國元首禮物，何止千萬？按照法律，也應該是國家財產，然而他却讓女兒全部帶走。所以，從對「禮物」的處理方式和態度，也可看出一個人的個性和器度來。

有一樁發生在我幼年的送禮趣事，已歷半個世紀而不忘，特記述如下，以示送禮人的動機和

目的，以及有無誠意，有值得受禮者警覺和慎重衡量的地方。

當年家父正執教家鄉湖南益陽頗負盛名的信義中學，係由挪威、瑞典在華傳教士的內地教會所辦，設備、師資都高人一等，學生均須經嚴格考試入學，故水準亦高。因之考生特多，競爭甚激烈，不易通過。自然會有人希望走側門，講人情，將子女送進該校。是以每年暑期入學考試前，總有近鄰遠親找我父親寫介紹信，企使其子女獲得考試優待入學。但校規嚴格，似乎是不講人情的（可能是外國傳教士的影響）。一次有鄉紳某夫人率其子持米酒二瓶、母鷄二隻、鮮肉一塊，來舍請家父寫信。家父告以該校不講人情，寫了信亦不發生作用，還是督促令郎努力準備功課，參加考試，力爭上游為是。該夫人失望而退，家父乃將面前禮物奉還，唯鮮肉一塊已被我提放廚房，未為家父所知。詎該夫人別後約十餘分鐘，復來家敲門說：「還有一塊肉你沒有退還我哇！……」使家父頗為尷尬，有啼笑皆非之感，經我迅赴廚房提出奉還。家父莞爾告訴我說：「你怎麼隨便無由接受別人的禮物呢？」我為之面紅耳赤，終生難忘。這件事可充分說明送禮人是有計劃的，送禮的目的達不到時，他（她）會斤斤計量的。因之，你受了禮，也便是一種負擔，如若不償，則送禮者必耿耿於懷。所以非為感情的衷心關切而送禮受禮，最好是彼此免除，以省麻煩而貽伊戚！不知讀者以為然否？

### 老嫗抗議馬兒裸交

美國甘迺迪總統入主白宮後，以其年事最輕，新猷迭出，美人多刮目相看。其妻賈桂琳才貌不凡，能寫善騎，亦為人矚目。甘死後豔聞百出，是非無窮，姑不置論。這裏僅提一件有關甘夫人從善如流，可堪矜式的趣聞，以饜讀者：

綠寶桂琳因從小喜歡騎馬，乃將兩匹心愛的駿馬（一雄一雌）帶到白宮後院寄養，白天便讓牠們在後院草地上優游追戲，有時自難免有不規矩的行為，引起一羣多事的女性市民注意。認為馬匹赤身露體，公然在國家元首所在的白宮重地任性使氣，馬兒裸交，不但有礙觀瞻，而且有傷風化，有辱國體。於是組織一個「維護白宮尊嚴委員會」，發動羣衆在白宮前面舉牌遊行抗議，

參加者約十餘老嫗。她們原來也只是想找年輕貌美，含羞答答的第一夫人開心。想不到她不但沒有生氣動怒，迫着丈夫派兵抓人，而且從善如流，第二天便把馬匹牽回維琴尼亞馬槽。這些多事者發現新進的第一夫人如此聽從民意，反覺不好意思，又投書報紙，大加稱讚，並保證下次選舉，一定投票支持。

這雖然是一則趣聞，但却意義深長，反應出民主政治運作的靈活，官民關係的融洽，意見溝通的容易，問題解決的迅速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，政通人和，長治久安。不若有的國家，亂民造謠生事，官吏唯我獨尊，彼此敵視，互不相讓，因小失大，禍起蕭牆，人民受罪，國無寧日。

## 少年行全一冊

曹志源教授 定價新臺幣一〇〇〇元 預約七〇〇元

本書為旅美學人華府美利堅大學國際關係博士曹志源教授精心傑作，作者以高深文藝筆調，對出生以來社會動亂，國家災難，戰時年幼從軍，軍中生活趣事，以及戰後大陸赤化之因果悲劇，有深入淺出極具歷史價值之分析。要目有：①不平凡的時代②溫馨與苦難交織的童年③抗戰中的悲劇④在磨鍊中成長⑤在歷史的逆流中游泳。附錄：金沙坡之憶、祖國的召喚、世界粗話大觀、名人當衆入睡趣聞等篇老少各界咸宜。三十二開本，二百二十頁，十餘萬言，因增加篇幅延期五月三十日出版，定價一〇〇元，預約及以後集體訂購五本以上特價七〇元。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